

李圓淨著

220

甘地的宗教主義

葉某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7 8911B

敍

上海圖書館藏

李君圓淨。養疴於西湖之韜光。以其所撰甘地的戒殺主義。寄示并索序文。余讀一過。曰。有是哉。甘地主義。乃能震撼英國之帝國主義。而受全世界人之崇拜者也。而其發端。乃在戒殺。設非李君爲之揭出。世人初不知此偉大之主義。乃造端於一念也。

人類動物也。凡有生命之物。雖蟲蟻之微。亦與吾人同類也。同生於天地之中。弱肉強食。互相吞噬。致冤冤相報。世世生生。永無了期。果何爲哉。曰。爲口腹耳。爲生活耳。人類自知維持生命之必要。原無足怪。然必戕賊他物之生命。以維持自己之生命。在同是動物之見地上言之。果合理乎。吾知人類苟有良心。必不能反對此說。特牽於口腹之欲。而不能自解耳。

人間之最慘最酷者。莫如戰爭。炮火連天。犧牲無數生命。無論國際戰爭。國內戰爭。其無意義則一。任何人知戰爭之害。故國際有和平之聯盟。國內亦有反對內戰之團體。然戰爭是結果。其動因乃起於人類之殺機。倘一面日造殺業。一面欲求世界和平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。戰爭烏乎免。和平烏可得哉。欲消除殺機。則惟有人人自知戒殺而已。

偉哉甘地。竟能於舉世人爭奪相殺之時。創此戒殺主義。此主義較諸任何主義爲偉大。無怪其能以一手一足之烈。而屈服猙獰之帝國主義也。圓淨君能認識甘地之根本精神。撰此小冊。以喚醒國人。其旨深哉。

壬申冬日蔣維喬

甘地的戒殺主義

李圓淨

作者並不因為甘地是印度國的人而拉攏他；也不因為甘地信仰的宗教，和佛教有什麼密切關係，這一點本文沒有涉及或甘地之崇高的人格，有合乎佛教的四根本戒律，這一點本文有講到而頌揚他。我只就「戒殺」的立場上，引他為同志。甘地的戒殺主義，以之應用於政治、教育、社會，與乎一切的國際的關聯上，這真是曠古所無的。這種戒殺主義的普遍適用，實與佛陀的精神吻合無間。我怎能再安緘默呢？民國二十一年立冬日圓淨誌。

誰是二十世紀的大人物？不是列寧，不是興登堡，也不是墨索里尼……而是印度的聖雄甘地！

甘地的戒殺主義

一

二十世紀的歷史，好像是血染了似的。所謂偉人也者，無不具有一副辣心腸，一雙鐵手腕；這實在是人類的恥辱。尙幸二十世紀一開幕的當兒，就有一位真真的大人物登場，直到現在還沒有下檯；他的事業，纔真箇演得有聲有色，深入人心，在二十世紀烏煙障氣的歷史裏頭，打開了光榮之一頁——他是誰？就是印度的聖雄甘地！

甘地是現代的一位大政治家。他的政治運動的基礎，完全建立於戒殺主義之上。他曾正式宣言：戒殺是療治世間上一切罪惡的藥。他始終以爲印度文化的保存，和印度民族的復活，決不是這樣那樣的決裂手段所能辦到的，而需要另外一種較爲優良的利器來保護。他一生深信著戒殺的普偏真理，使他打定主意，只有用慈愛和政治的仇敵奮鬥，終於演成了若干年來驚天動地，撼動人心的偉業。本文雖然只說甘地的戒殺主義，而不

專敍述他的一生事業，但觀於若干年來報章所喧騰的印度民族革命的進程，常常的使大不列顛的精明政治家束手無策，堅強的海陸空軍歸於無用，常常的使大英帝國政府不得不遷就屈服，這便是大甘地主義的成功。這成功的可能，還不斷的向前進展著。

甘地主張當兒童很幼稚的時候，便應當教他們戒殺；當未求學之先，一定要使他們曉得一切高等精神生活的基本律是些什麼東西。他以為教育的緊要部分，是在於用仁愛來推翻怨恨，用忍受來打倒暴力。有一次，杜克(J. Doke)問道：『這戒殺觀念，是怎樣深入於你心中的呢？』甘地乾脆的就將少時讀過的文句來回答：『如果有一箇人給你水飲，你因為要報答他，也給他水飲，這可並沒有什麼了不得；須知真美是在於以善來報惡。』

甘地固然在他幼稚時代已經受了戒殺的很深刻印象，使他老早就確信了戒殺的真理，和戒殺真理中所含藏的力量。後來甘地更堅決的說：「我雖然從世界上各種大教中的著作得了許多的信仰，我的戒殺觀念，雖然也是得自研究世界上各種宗教而來，那些見解固然變成了我之生命的一部份。但是我的見解卻並不依靠於這許多著作的法權。如果我忽然發現了我所讀的宗教書中，有一種見解是與我所學得的不同，我還是堅持著我的戒殺見解。」可見得甘地的戒殺主義是一貫的。

少年甘地到英京倫敦去學法律，初到時，對胃口的素菜固然難得，素菜館子也找不著，幾乎要挨著肚餓。後來好不容易纔找得了一間素菜館，這箇館子對於他在這箇時候，好像是天賜的。不久他更加入了一箇素食會，他在會中，很出力辦過些事。甘地後來雖然是一位大演說家，但他頭一回的

演說，卻是在倫敦的一箇蔬食宴會裏——嘿！那時少年的甘地站起來演說啦，可是說了幾句，便再也說不出來，這也是一樁趣事。

甘地在英倫求學的時候，受托爾斯泰和羅斯金的影響最深；因此他回印度之後，便買地建屋，發起了一箇居留地，以便人們到這裏來過簡單的生活。這裏只有幾間矮房子，裏面只有幾件很粗的而必不可少的家具。他稱這箇地方為太平邨；因為來這裏過生活的人，都可以安靜地過他們的太平日子，而不必有求於外。甘地住在太平邨裏，有他的家眷和他的親密的門徒們包圍著。

太平邨有什麼意義呢？凡是住在這裏的人，大家都遵守了一種誓辭，非特對於一切不是養生所絕對不可少的物件，都拒絕不用，而且把他們的食物也減到極少數，凡不是養體所必要的都用不著。他們大家都深切的

覺得不能不拋棄一切多餘的東西。奢侈害煞了人類，安得太平邨之風普及於人間呢。雖然這時甘地爲開闢這箇太平邨，化用了不少金錢，一時使他幾乎變爲乞丐，也很得一幹的了。

甘地以爲一箇人如果能夠節制他的口腹之欲，就能夠很容易的節制其餘的官覺；吃的能不成問題，聽的看的……都易於不成問題，甘地又會發表過一箇見解說：『如果我們親見在種咖啡種可可種茶的農場裏工人們所受的虐待，我們應當會自主的拋棄了享受這幾種飲料。其實如果我們肯去注意到各種食品是怎樣製成的，便應當覺得十樣食品之中，有九樣是不願意吃的了。』我們試想災區的難民多苦楚，看了甘地這幾句話，還忍任意的享受麼？我們試想肉食是要經過怎樣的過程纔能入口的，看甘地連過分的素品都不願吃，何況是從極慘痛中割來的肉食呢？

聖雄甘地的人格，不僅使太平邨中的人們徹底的感化了，即印度全民族，都受著他的一種神聖地的聲譽所剋服。這最好拿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說話來申明，他說：『全國的人，都相信他是一位不世出之聖人，所以都本能地聽他的話。一箇人無論怎樣蠻橫的忿怒著，可是一聽見說，「摩訶甘地禁止發怒」，就會立刻安靜了下來。全國中各種各族的人性情思想等種種的不同，卻都手拉著手的跟隨著一位聖人，這豈非近代的一箇奇蹟？看來，他不但是印度的最大人物，無疑的，也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人物。』

泰戈爾的說話並不過份，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。有一次，英國保斯爵士（Sir L. S. Bose）同印度邊陲上的野蠻部落說話，他們並未見過甘地的面，然而他們說：『現在是打算耕種過活了，已經停止打獵的生活了。』為什麼呢？『因為甘地曾說過一句話，不要去驚動森林。』他們的解說，僅僅

是這樣簡單而已。他們不過聽了這一句話，就肯不打獵；他們不過聽人說甘地的智慧和好處，而甘地的戒殺主義，就能如此的深入於他們的心坎裏。他們不但從此不打獵，並且從此不殺家畜。他們起頭原想把家畜賣了，拿回點好處；無奈找不著買主，他們便甯願犧牲自己的財產，將家畜盡都放了。你看，甘地的崇高人格，連印度邊鄙的野民都感化到了。甘地人格的潛力這麼偉大，而他的根本觀念又在於戒殺主義，這真是二十世紀險惡潮流中的唯一福音呀！

甘地既極力提倡戒殺，當然愛護全數的動物，而他尤其著重於愛護母牛。這與中國民間向來特別注意於戒食牛肉的理由，是完全相同的。甘地選母牛為神聖的動物，他以為母牛是人間豐穰的給與者。是印度最好的同伴，母牛不獨給人們以牛奶吃，而且給人們的耕種以莫大之便利。甘地

的最警奇之句是說『我們看見這箇溫柔的動物，就是在那裏讀憐憫詩——母牛竟是一篇憐憫詩！』他又說：『保護母牛，是印度贈與全世界的一椿厚禮；因爲保護母牛就是保護了全箇不能夠說話的動物世界。』甘地先生也許不知道我們中國也有給這份厚禮與世界的資格；如果甘地知道中國的老百姓也這般的憐憫母牛，他老人家一定是很高興的。

甘地因爲主張愛護全數的動物，便將範圍推廣到極下級的動物，連毒蛇也在保護之列。他的議論很妙，他拿上帝來做幌子，他說道：『我們切不要忘記，毒蛇也是那造人類和造其他動物的同此上帝所造的；我們雖然看不出上帝的路數是什麼樣，但是我們可以相信，上帝造獅虎蛇狼等物，並不是要殘害人類的。』他的理由對否不必論，然而這種宏慈大悲的願心，竟與釋迦文如來所說的無二無別。

說到這裏，甘地戒殺主義的說明，應可告一段落。我們知道，殺戒在大乘佛教的四根本律儀中居第一戒，甘地主義實完全具足了戒殺戒盜戒淫戒妄而無所欠，非但戒殺而已。現擬並為略述，也許因此能夠將聖雄甘地的圓滿人格表現無餘罷。

以言戒盜，甘地聲言：『無論我們收受什麼物件，如果這些物件是我們眼面前所用不著的，我們就是賊！這大自然，每日產生一切的東西來供給人們的需要，只要人們各箇取足自己所要用的，而不多取，這世界上自然沒有貧窮的人，也自然沒有餓死的人。雖然因為我要調整自己的生活，但是我決不敢取我所需要的東西。我們切莫取他人的東西以為已有！』甘地又對印度國人懇求說：『因為了現在有三百萬人每日只有一頓飯吃，我們就不該多取東西。因爲了要全數的貧人都可以有飯吃，都可以有

衣穿都可以得到些滋養，我們到必要時，自己情願挨著餓，也是應該的呀！我們中國人聽者：甘地替印度人中每天只有一頓飯吃的三百萬人担心，然而我們貴國四萬萬人口當中，現在每日連一頓飯都沒有吃的，卻何止四百萬人！我們今日得聞甘地這一番說話，我們慚愧何極！我們如果有天良，人性未泯，今日得聞甘地這一番說話之後，我們目覩災區之廣，難民之多，同胞之慘痛，無待他人之勸募，也應節衣縮食，自動輸將我們……唉，吾欲無言！

以言戒淫，甘地聲言：『天賦給我們以神祕的力量，我們必要用嚴厲的紀律來維持著，務要把他變作精神的心靈的屬性，而不要只變作肉體的屬性。人生世上，爲的是要同艱難奮鬥，戰勝他們；爲的是要同誘惑奮鬥，打倒他們。凡是無志戒除淫慾的人，他們絕對不配享受真正健康的無上幸

福！我很相信，如果我終身戒色，我的精力和熱心，當然會強過此時千倍。我當竭盡我的精力，替我國家我自己辦事。』甘地又勸勉世人說：『我們必須把戒色的觀念常常放在眼面前，力求接近他，要努力的愈走愈近。猶如教小孩子寫字，先要把字母的樣子給他們看，再由他盡其能力重寫出來；戒色也是要這樣作去。』

說到戒妄的話，在甘地的純潔人格上看來，那還有什麼說的呢？他一生的偉大事業，就是爲要求印度自由而奮鬥，在這奮鬥的過程中，他也絕對的摒除虛妄。他一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計劃，所以更沒有什麼事是怕公開的。凡他將要實行的革命辦法，他必將全部詳細的真實記載，預先通告他的敵人。凡遇有失敗，他絕不遮瞞，也並不想藉詞推卸責任。卻也奇怪，因爲甘地是這樣的心直如弦，居然能夠使他的仇敵不打算再

來提防他，這豈非從來未有的妙事？這自然有許多事實可以拿來證明的。即如印度在德利政府時代，弄到後來也不肯用祕密警察來監視甘地的行動了，因為他們以為這是完全無用，等於沒事生事而已。聖雄甘地一生的政治生涯，都是如此，豈非近代奸劣卑鄙政治運動中的唯一光明麼？

甘地不特嚴格的戒除殺盜淫妄，而且也涓滴不飲。請看甘地傳描寫他的日常生活說：『甘地的生活異常簡單，他每日不過吃兩餐，日出時日入時各吃一餐；每餐只吃一樣菜。他不飲酒，不飲茶，不飲咖啡。晚上睡的時候，只拿一堆布作枕頭，在地上鋪一幅粗布，便安然而寢。他的主要食品，不過是一點米飯與羊奶，和香蕉檸檬花生棗子等類而已。』這樣看來，甘地的五戒，是完全無缺的了。

我久已注意到這位二十世紀中唯一的偉大人物，我近來仔細研究甘

地的生平，尤使我驚喜的，便是發現甘地主義的骨髓，實在於嚴肅的戒殺，使我不得不將這一點特別提出介紹於世人。而欲使國人明白全世界人士，尊稱甘地爲聖中之雄而略無慚色者，實由於並盜淫妄飲而絕對摒除之，故本文兼爲演述，以見偉大甘地之所以爲偉大者，決不是偶然的。

臨了，閱者也許要問：甘地的運動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？何以會使英國政府不得不遷就屈服呢？甘地到底有什麼法術呢？雖然本文的範圍只限於甘地的戒殺主義，但若不將甘地戒殺主義之應用的方面略加申說，非特閱者多有存疑莫釋，而甘地戒殺主義的真價，亦難以徹底顯露無遺。友人聶雲臺君著有大糞主義一書，他自己說那篇文字是從甘地主義推演出來的。在這裏，我且將該文說及甘地運動之處，引錄一段如後，一則固然可以使閱者藉知甘地運動的一些大概，二則我也可以趁此引申評論，藉

以說明甘地戒殺主義之意義是怎樣的重要。

(上略)列位總應該聽見過印度現在的大英雄甘地，和他所提倡的不暴動不合作的愛國運動。他因為英國不讓印度自立，又因印度人不能靠武力來反抗英國的專制，所以倡為這種消極的抵制。不但是英國貨不用，凡屬外國貨都不許用，並且連凡是機器製品都不用。他第一樣就是教人努力自己供給自己，不要靠外國的供給；所以教他人每天都要自己紡紗，每家都要自己織布。凡是穿著粗土布的就是愛國的標記，凡是著細斜洋布就是不愛國的標識，就是與英國合作的標識，那用別樣奢侈洋貨的更不要講了。他這種運動的成效，很有可觀。前年英國政府的報告，英國出口到印度的棉貨，一年間百分減了五十五分；英國有許多紡織廠受這種運動的影響，以致停工。去年印

度國會竟通過一條議案，凡是國會議員，須要每月手紡二千碼紗，方合議員資格；用這種方法來提倡，自然議員會懂得勤勞儉樸的意思。是爲國民代表必要的資格，是致富強國自立抗專制的唯一途徑。議員肯如此下手段，做手工，爲國民的表率，那吃紙煙用洋貨和種種奢費的惡習必然沒有了，那麼賄選賣票的事自然不會有了。近幾年來，印度的民族思想日益發達，奢惰惡風逐漸革除，這甘地主義的成功是顯而可見的。從前印度也有好幾次革命運動，流血雖多，英人未損毫末。現在甘地運動，卻是英人的制命傷；因爲印人既肯勤勞刻苦，洋貨雖精美巧便，他們卻能忍著不用。英國係工商業國，靠印度中國非洲做尾閭的；若是製成的貨無銷路，他便無須到印度中國等處爭奪礦權路權了。甘地開了個手紡紗的藥方來救印度，已經見了効了；我

現在開一個大糞的方子來救中國，（大糞主義有四箇主要理由，於開篇後即詳加說明，頗有價值。讀者欲知底細，請讀原書。）因為中國奢侈的毒比印度還深，所以藥也要特別重些。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，正遇著五卅上海慘殺學生的風潮，但是我這篇文，不是對這風潮而作的。現在的風潮是標病，我的文是治本病的。但是列位要明白標病也是從本病而來的。幾十年來外交失敗，只是因為國勢衰弱的原故。別人拿飛機鐵甲艦隊來講外交，我們單靠一張嘴講，有何用處？須要曉得他們這許多的武器，是那裏來的？都是我們一心情願，雙膝跪下雙手捧上，送把他們的！我們單是吸紙煙的錢，每年花一萬幾千萬元。每年買洋貨的錢，共總有十八萬萬元之多。這數目，每年有增無減。除掉出口農產品收回個一半外，每年淨送把外國的約略有八萬萬元。

光景。列位想一想，就曉得各國練兵製械的錢，是誰供給的了。大概我們住在城市的人負的責任最多，越闊越新的人罪惡越大。大概闊人家裏，新人物的身上，都是找不出中國貨的。我看見近來中國的學生愛穿西裝的極多，我暗暗的傷心；因為我們國裏多一件西裝，外國同時就添了一粒鎗子了！老實說，擊斃學生工人的兇器，就是我們供給他的！佔領我國各處土地，威逼我們歷次賠款，和不平等的條約所憑藉的兵力，是我們替他養的！誰人供給鎗彈，都已經註了冊，請各人自己一檢點，就各自明白了。甘地先生因為這點看得明白，曉得英國制服印度的武力，就是印度人替他合作養成的，所以創出這不合作主義來。又怕行動激烈，超出法律範圍，所以先加一條不暴動主義在前頭。既不暴動，不違法，英政府就沒奈何他了。後來雖然英政府藉故

把甘地定罪下獄，但是他的從黨幾百萬人，仍舊嚴遵他的命令，並不激烈舉動，只是照他的主義格外努力的進行。到了前年，英政府看見囚禁甘地後，他的主義更形膨漲，又把他放出來。（下略）

據聶先生說，此文是在上海五卅風潮時候寫的，從那箇時候到如今，又經過許多年了。這幾年當中，甘地運動更演得如火如荼，大著成效；聶君著作時還早，所以沒有敘入。即如近來的事，英國政府因見形勢愈僵，又沒柰他何，只得謙恭地又請他老人家出獄，到英倫皇宮裏開圓桌會議。這位聖雄甘地，披布赤腳，一踏上倫敦海岸，便有無數的英國人民來瞻仰歡迎。雖然會議中備受皇家的禮遇，位居主席之左，終於看透了帝國的心腸，會後立刻宣言返印度即開始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。我文中所說的大不列顛的精明政治家束手無策，海陸空軍歸於無用，即此之謂。

上來只節錄聶著的一段，未便多引。不過聶君還將甘地主義歸納起來，得了三箇結論，就是求己克己推己。求己便是不與他人合作。克己，即克制自己的私欲。推己，即推己及人及物。他對於每項都有詳細的說明。我且在此引申幾句，以作本文的結束。須知求己固然是箇不合作主義，而克己推己就是箇戒殺主義。我在上文說過，甘地運動的基礎，完全建立於戒殺主義之上。我又說過，甘地主義的骨髓，實在於嚴肅的戒殺。可見得戒殺主義，是甘地主義的本體；不合作主義，只是甘地主義的應用。聶君研究甘地主義的結果，以求己克己推己來說明整箇的甘地主義，我完全同意。不過我以為還須認清克己推己是體，而求己是用；用必由於體，體用不離，纔成爲整箇的圓滿的大甘地主義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

◎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。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甘地的戒殺主義

全一冊

編著者

李圓淨居士

出版者

佛學書局代沈彬翰

印刷者

國光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佛學書局

分發行所

佛學書局分局

愚園路一五四號

電話三五五二四

上海新大沽路口

電話三三七四三

一、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中
二、上海新民路國慶路口
三、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
四、長沙玉泉街七十號
五、杭州西湖龍翔橋
六、北平東四南大街
七、福州下南路二十四號

分銷處

各埠佛經流通處

呂碧城女士編譯

歐美之光

全一冊 定價三角二分

吾人欲知二十世紀人類之文明。其道德倫理範圍。擴張至何程度。憲法先進諸國。其議院立法如何廣大。不可不看此書。保護動物之紀錄。其運動之偉烈。事蹟之新穎。多爲吾人所未夢見者。銅版插圖豐富。自元首女皇。以及碩學名士。珍禽異獸。洋洋大觀。皆呂女士現居歐洲與各國人士交際所得之資料。請讀此書。以擴眼界焉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7 8911B



34367